

竹林文集



• 挚爱在人间
• 苦楝树

卷三·长篇小说卷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张铎 主编

· 华夏出版社

竹林文集卷三·长篇小说卷

苦 楝 树
挚爱在人间

张 锬 主编

华夏出版社

1998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竹林文集 卷三/竹林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8
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/张锲主编)

ISBN 7-5080-1183-X

I. 竹… II. 竹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133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6.25 印张 408 千字 1 插页
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3100 册

ISBN 7-5080-1183-X/I·614

定价:21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

张 铁

这些天，我一直在读竹林的小说选集。一边读一边想着她的创作历程，想着我和她认识的前前后后，不由地又吟咏起郑板桥那首著名的七绝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仍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觉得用这首诗来评介她和她的创作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早在七十年代初，我就在《安徽文艺》上读过她用王祖铃的名字发表的作品，并且知道她是个上海知青，就落户在离我当时所在的蚌埠市只有几十里的凤阳农村。那时候，《安徽文艺》是安徽省在文革后期批准试办的唯一的文学刊物，她能够在那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，当然就引起一切不甘心文学就那样死亡的人们的注意。而凤阳那块土地，更和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。我在那个古老的县城里正式走进革命队伍，错划成右派后又被发配到那里监督劳动过，那块土地上曾经留下过我的青春的欢笑，浸染过我的滚烫的汗水和苦涩的泪水。因此，当我得知就在那里冒出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青年，当然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1976年，在周总理逝世之后的那些举国悲痛的日子里，我因事去到省城合肥。有天晚上，听说四牌楼的墙上贴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歌。我冒着严寒，怀里揣着只手电筒，挤进围观的人群，就

着手电筒的微弱的光亮，抄下了一些强烈震撼了我的心灵的好诗。当我回去向几位诗歌界的朋友悄声朗读时，才又得知里面有一首诗是王祖铃写的。如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，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：“哭问谁堪第二人？！”彼时彼地，单是这一句诗就可以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，但她却就那么义愤填膺地写了，又被人传抄，被人知道了名字，最后还又安然无恙地返回了上海。单是这一点，就说明了她没有白白在安徽那块土地上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她不仅在那里吃了说不尽的苦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那里的人民也养育了她，保护了她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便觉得似乎还和她多了一层乡亲的关系。

最近这些年，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她不少作品，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不少关于她的传说。人活着，就难免有人说长道短。随着时日的推移，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，逐渐加深了对于她的了解和理解。她的真诚，她的淡泊，她在创作上的那种异于寻常的刻苦与执著，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独辟蹊径的追求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，都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，也得到很多文学界同行的尊重和赞扬。做到这一点是颇为不易的。对于她这样一个似乎总是习惯于离群独处、不爱交往、不善酬酢的人，尤为不易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这是她在创作上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，也是她在待人接物上坚持真诚坦率的结果。

大上海是繁华而喧闹的。她完全有条件居住在闹市的中心，享受着大都市的现代化生活。但她却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地躲避在远离闹市的农村里。不慕奢靡，甘于简朴，厌倦喧嚣，寻求宁静，为的只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，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。她对于文学事业的这种痴迷，实在令人感动。

文坛不是净土。严格地说，任何一块土地，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、绝对意义的净土。凡是长花的地方，也都长杂草，长荆棘。文坛在创造圣洁、创造纯净、创造美的同时，也有一些隐蔽的角落，有

一些难以尽说的是是非非。有一段时间，她似乎完全无辜地被卷入某些莫名其妙的是非之中。但她很快就摆脱了，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她只是埋头于生活，埋头于读书，埋头于写作。甚至连一些作家之间正常的交往，或者有些不无益处的笔会，她也很少参加。从表面看来，她似乎有些孤傲，但随着她的作品一天天增多，她的书一本本出版，她的朋友也急速地增多了起来。连原先有些曾经误解以至曲解过她的人，也逐渐改变了看法。人们从她的言行，她的作品里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她。

在同辈作家中，她的经历实在够得上坎坷了。她从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，尝够了寄人篱下的酸楚，以后又几经颠扑，从上海来到安徽农村，经受了許多煎熬。但是，“立根原在破岩中”，她的凄苦的童年，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，并没有摧毁她的意志。“千磨万击仍坚劲”，她像一枝生根在贫瘠的土地上的竹笋，风吹不折，霜打不凋，终于长成为一片葱郁茂密的竹林。如今，她已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了影响的中年作家，但她却仍不满足，还在默默地奋斗着、拼搏着，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下决心要攀登文学的高峰。她的这种在困苦面前不气馁，在成绩面前不浮躁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作家好好学习的。

生活造就了她。她的生活，不仅充满了磨难和忧伤，也充满了诚挚的爱，温暖的友情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这两个方面都是难得的财富。在她的成长过程中，有着重重阻挠，也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。许多文学前辈，包括茅盾、冰心、韦君宜、萧乾等人，都曾有一些关键时刻支持过她。这是她个人的幸运，也是我国文坛值得代代相传的佳话。前些时候，我曾经去医院看望过韦君宜大姐，她已经在病榻上缠绵了很久了。看到她那衰弱的病体，不由地便想起她在竹林的成名作《生活的路》的出版过程中，曾经承担了何等的风险，付出了多少心血？！使人高兴的是，凡是人们给予她的爱和友情，哪怕只是一星半点，她也都一一记在心上，未敢或忘；对于

那些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损害过她的人，她却表现出很大的宽容，事事反求诸己。这在她的传记体小说《挚爱在人间》里，有许多动人的叙述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是赞同她这种态度的。

真善美和假恶丑，总是相反相成、相辅相成的。作家史铁生这样说过：“当你不仅能够享受快慰也能够享受忧伤，你就看见了美。”竹林的作品，在痛快淋漓地揭露鞭挞假恶丑的同时，总是不忘对真善美的颂扬和追求。所以，它们总是能够在寒冷中给人以温暖，在失望中给人以希望，表现出一种悲壮向上的力量。那把在一片白浪滔天的大水中出现的红色油纸伞，似乎总是在牵引着她、照耀着她，使她在生活的风浪中永不沉溺，永不颓废，并且通过她所塑造的人物和故事感染了广大读者。

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假恶丑，正像告诉人们人活着总是要死一样，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。只有告诉人们必须和假恶丑进行顽强斗争，人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，怎样才能接近和获得更多的真、更多的善、更多的美，这才是人生的真谛，这才是真正的文学。从竹林的作品里，我感到她正在努力这样做。

竹林也为孩子们写了许多作品。这些作品都写得很美，很感人，成年人读起来也饶有兴味。她的更多的作品是写妇女、写知青、写她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农民的生活。这些作品里交织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。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的生活的轨迹，生活的影子。她所写的人和事，都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中得来的。所以，她的作品总是使读者感到亲切、实在、可信。

在有些人看来，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是一个并不时髦的创作方法了。而竹林却仍然认为：这是一座不老的青山，必须紧紧咬定不放。我非常赞赏她的看法和作法。迄今为止，在人类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中，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，仍然占据着最辉煌、最光彩夺目的位置，创造了最多、最有价值的成果。我不相信，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。因而也不相信：仅仅凭着几个人

在一起喝茶、抽烟、侃大山，就可以侃出有价值的小说、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来。三五好友在一起海阔天空的闲谈，可以启人思路，助人联想，但是，文学的真正而且唯一的源泉还是必须来自生活。我看，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许多评论竹林小说的文章中，还讲到了她的语言。这确是竹林作品的文学特色之一。她的作品中的语言，是清新的、流畅的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，讲究音节和声韵的美，把来自江南的吴侬口语和来自书本的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。但比较而言，她的叙述性语言似乎更优于人物对话，这还有待于她今后的继续努力。

冰心大姐曾为竹林题字：“创作未有穷期，竹林前途无量。”她的话，语重心长，代表了许多老一辈作家对竹林的期望。目前，竹林仍然处在生命的华年，正是创作旺盛期，虽然已经写了好几百万字，有了令人羡慕的成绩。但是，路也正长。我相信，她一定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成绩，一定不会在攀登文学高峰的道路上，放慢自己的脚步。

1996年4月于北京



作者像（1985）

目 次

苦楝树 (1)

挚爱在人间 (343)

苦 楝 树

柔和的阳光，轻缈的雾气，荡漾的微波。船桨打散水浮莲织成的绒毯，翠绿色的花瓣，一朵一朵，悠然荡开，把那合欢树上落下的、带着晨露的含羞的红绒球花，追逐得飞快地向岸边躲藏……

一条两头尖尖的小划子船在河道中穿行。船上装的是蘑菇菌种，好像装着一瓶瓶白雪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——秋芳，她好像有点困，竟枕着那些盛菌种的玻璃瓶睡着了。她梦见了一个神奇的迷宫，在那里奇花放着异彩，蓝色的小鸟唱出美妙的歌，地上铺着白雪——多么晶莹洁净的白雪呀！是童话里白雪公主的睡床吗？……不，不，这不是白雪公主，是一个穿粉红衣衫的仙女，手持喷壶在向白雪洒水。可她洒下的水如透明滚动的珍珠，同时发出彩虹般绚丽灿烂的颜色——因为那是春天的露，夏天的雨，秋天的霜和冬天的冰凝聚而成的。所以当它们落进雪里的时候，就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好听的声音。紧接着，白雪奇妙地攒动起来，数不清的小白蘑菇从雪里钻出来，圆圆的，胖胖的，像一顶顶可笑的小洋伞……

哦，这是生产队的蘑菇房呀！你看，屋子内用毛竹搭起的苗床，一排排，一层层，重重叠叠、整整齐齐；苗床里，蘑菇菌丝像一层薄薄的丝棉，缠绕和覆盖在黑油油的土块上；还有，洒水的是金铃姐，啊，金铃姐！

秋芳一用力呼唤，醒了，发现船正在笔直的杨泾河里由北向南行驶。划船的金铃姐，热得脱了外衣，只穿一件粉红色细绒线衫，

在向她微笑；明亮的眸子如闪动的秋水。原来，她的睡眠就沐浴在这样的微笑中，怪道会有那美丽的梦、神奇的白雪……

秋芳揉揉眼睛，忽然觉得，眼前的金铃比梦里的仙女还要好看。梦里的仙女虽然婀娜飘逸，却是朦朦胧胧的，仿佛隔着一层纱雾；而眼前的金铃呢，脸庞红润润的，像清晨初放的花朵一样新鲜和充满魅力。这种粉红的细绒线衫，衬托出她青春的胸脯，也勾勒出那好看的纤细的身腰，以至于她一抬手，一弯腰，都传递出一种和谐的美的韵味。

秋芳看得呆了——她就是喜欢看漂亮的姑娘，可现在，却是第一次发现，自己的好朋友金铃姐，竟比她收集的那些画片上的姑娘都要好看。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理的驱使，她也动手脱了自己家织布的罩衫，露出里面的新绒线衣来——这是一件草绿色的细绒线套衫，如春天里绽出的第一片新叶那样鲜嫩、悦目；去年整整一个冬天，她跟着金铃姐守在电灯下织成的。

她又下意识地低下头去——秋水是满涨的，显得光滑和透明，好像一面真正的镜子，里面出现了一张稚气的圆圆脸，稍稍发圆的小鼻头和两根刷把一样的小辫。她不满地摇摇头，噘起了小嘴。

但是秋芳的这些举动已经使得小船微微摇晃起来——船是那么小，装载又满，只是金铃姐穿针引线般的熟练驾驶本领，才使得小船稳健和轻快地前进。金铃威吓地发出警告：“死丫头，搞什么鬼？想掉进河里去下饺子呀！”

秋芳皱了皱鼻头，对着河里自己的影子，做了个鬼脸，然后转过脸，装着很顺从很老实的样子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抬起两只圆溜溜的淘气的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金铃的脸。

“看什么呀！”金铃终于沉不住气了。

“看你。”秋芳笑嘻嘻地说。

“我脸上有花？”

“比花还好看。”

“戇大^①!”

“我才不戇呢,又不是戇根!”

“不戇刚才在干什么?低着头左照右照,想是岸上有对象等着你吧!”

“你自己,你自己,你自己!”秋芳发起急来,“你才想出嫁呢,天天晚上绣枕头,雪白的尼龙布,两朵牡丹,哈哈!并——蒂——莲!”

“哎呀呀,瞧这死丫头,真会编排!好厉害的嘴,看哪个婆婆敢要你哟!”金铃笑起来,松了手里的桨,身子一歪坐了下来,“我也累了,你划一气吧,省得闲得发酥嚼舌头。”

“我划就我划。”秋芳赌气地接过桨,可她眨眨眼,又想出了一个鬼点子,“要不,咱们一人划一段,以那棵合欢树为界,看谁划得快。”

“输了怎样呢?”金铃笑着问。

“谁输了谁就是小狗。”秋芳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可是,谁也不会真的变成小狗的。”金铃侧着脸,叹了口气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呢?”秋芳认真地问道。

“谁输了谁嫁给戇根!”金铃也脱口而出,但话音刚落,两个姑娘都笑得瘫软下去,小船滴溜溜打起转来,正在附近扑通通打跳的鲫鱼惊得沉下水去。

原来,戇根是蘑菇房里的一个男青年,是个富农的儿子,过去经常挨批斗,人变得像傻瓜一样,一天到晚只晓得干活,从来不开口说一句话,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哑巴。所以,他的名字也由原来的泉根叫成戇根了。戇根才三十岁,已经头发花白,背也驼了,活像个小老头。

“哈哈,戇根,嫁给戇根!”秋芳笑得握不住船桨,却还要撑着

① 戇大:南方方言,傻瓜的意思。

说，“你一定要输，金铃姐，你输……你嫁……”

金铃顾不上斗嘴，为自己突然生出这个怪念头笑痛了肚皮。

“格格格！”两个姑娘清脆的笑声，像一股突突的山泉，无拘无束地顺着生命的欢欣爆发出来。唉，只有最无忧无虑的孩子，爱神的箭矢还没有射中过的少女的心房，才能发出如此欢畅无邪的笑声啊！

好容易，小船在欢乐的颤抖中又前进了。这时晨雾已经散尽，岸上的合欢树擦开裹在身上的轻纱，露出自己的红花和绿叶，把美丽的身影投射到河里；早晨的阳光透过两岸密密的杞柳丛，织成淡淡的绿荫，把一片幽静笼罩在河上，也笼罩到金铃的心上。她沉静下来，用一种模糊的欢乐，迎接这阴影的温柔平静的爱抚。

“阿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秋芳问，她是一刻也静不住的。

“我什么也没想……啊，不……”金铃说，突然间她觉得无所适从，不能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。真的，在这绿荫的笼罩中，在秋水灿白的波光中，在野花含情的微笑中，她感到她的身心和四肢像被圣水洗过了以后那么纯净，那么清新，所以她什么也不想，脑子里像一片晶莹的白雪；不过当她仰望蓝天、白云、空中的飞鸟，观看水里的游鱼、岸上的鲜花的时候，她看到自然界里的一切，都在享受着生命的自由，她又为自己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兴奋起来，欢欣的韵律在她的身上回旋激荡。她的心急速不宁地跳动起来，好像溢满春水的湖需要冲决堤岸，又似嘴唇微微颤栗的哑女，在渴求歌唱……

忽然，小船向左一转弯，出了绿荫覆盖的河道，来到一个坦荡平展的河湾。这河湾使一条南北通道的杨泾河在这里打了个回旋，又向南流去，好像奋力前游的巨龙在这里拱了一下脖子，因此，人们把这个河湾称为龙湾。龙湾的两头，又被一条叫做斜泾浜的小河锁了起来，使这个河湾成了南方少见的岛屿。金铃她们生产队的打谷场和蘑菇房，就座落在这岛屿上边。

据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，龙湾白起了这么个吉祥的名字，这里风水不好。其原因，就是在龙湾的正南湾头，在这岛屿岸边的打谷场上，有一棵几抱粗的高大独立的苦楝树，这棵树经历了兵燹、天灾、雷劈等历史的磨难，树身已经蛀空，里面可以钻得进两个小孩，可是，一端却抽出新枝，这新枝又平展展地伸向空中，在这十月小阳春的季节里，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生命力。

如果要问这棵苦楝树的年纪，村上人没谁说得清楚，反正大家都说在他爷爷的爷爷的时候，它就存在了；然而，要讲这有关苦楝树上树头神的故事，却是满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的。

相传很久以前，在这龙湾的南湾头，住着一个长工，他为人忠厚老实，却又穷得叮咣响，因此三十多了娶不到媳妇。忽然，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，不知从哪里跑来个漂亮的姑娘，偷偷进了他的破茅屋，她愿意嫁给他！从此，两人相亲相爱，过上了甜蜜幸福的小日子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不久村上就传开了谣言，说长工娶了个妖精，如果不把妖精除掉，村子就要遭殃。于是，人们趁长工外出的当口，在一个黑夜里，放火烧了茅屋，屋里的媳妇也不知哪里去了。长工回来，看见房子被烧，媳妇没有了，他气得发了疯，去河边砍来了许许多多苦楝树枝，架在自己的房基上，点了火，自己也跳进去烧死了——临死前，他曾说：在这片灰烬里，要长出一棵苦楝树，他要让自己的灵魂附在这棵树上，对村上的人进行报复，从此，让这儿的少男少女们世代也像他一样得不到幸福！

此后，据说在长工烧死的地方，真的长出了一棵苦楝树；这棵树越长越大，雷劈不倒，火烧不死，一直生长到现在；而那个长工的灵魂，就变成了这棵树的树头神。传说就是在无风或微风的时候，苦楝树的树冠上常常呜呜作响，这就是那个要复仇的树头神的愤怒的吼声。

当然，我们的金铃和秋芳，是在新中国长大的年轻一代，她们是不会相信这种古老的迷信和传说的。现在，金铃坐在船上，已经